

千万
不要
忘记
阶级
和



村 史

集古村恩仇记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99.3

争

K299.3
01

K299.3
01

集古村恩仇记

《集古村恩仇记》编写组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集古村恩仇记

(村史)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1973年8月第1版

1973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0,000

书号：11094·4 定价：0.31元

目 录

- “三阎王”和“瞎肠子”……………赵生才（1）
“黑毒虫”……………赵生才（7）
“朱家大院”……………田树茂（14）
从“娘娘庙”说起……………张青云（20）
昔日“人集、粪场” 今日幸福新村 ……王毕轩（27）
- 不忘三代血泪仇……………翟北京（33）
五亩三分地 ……………何根杰（39）
我的前半辈子和晚年……………程全有（45）
“剥削有功”是天大的谎话 ……………王长发（52）
长工生活十六年 ……………赵聚才（58）
虎狼窝里整十年 ……………朱来金（64）
怒打“三阎王” ……………赵茂林（70）
- 土改工作队来到我们村 ……………朱生福（74）
我拿到了土地证 ……………赵聚才（80）
他和咱们不是一条心……………赵茂林（86）
在合作化的道路上……………朱生福（94）
穷棒子办起了“齐心社” ……………赵茂林（101）

亲不亲 阶级分.....瞿北京(105)

“苦水”浇苗苗更壮.....侯云侠(108)

迎着阶级斗争的风浪前进.....邓政轩(113)

喜看集古今胜昔.....朱来金(121)

后记.....(128)

“三阎王”和“瞎肠子”

“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，吃尽了我们的血肉。”集古村的穷汉们，集古村的贫下中农，世世代代忘不了地主朱怀吉和朱德才这两个恶棍。他们就是《国际歌》里说的那些专吃穷人血肉的毒蛇猛兽。

朱怀吉小名叫三保，剥削、压迫穷人心毒手辣，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“三阎王”。他的儿子朱德才，坑害穷人的瞎心眼比他老子还多，大家都叫他“瞎肠子”。解放前，他家就象个“阎罗殿”，两间宽的门楼，丈二宽的大黑门，密密麻麻钉着铜钱大的黑盖钉子，一边卧一个张口大石狮子，猛不防就会从门里扑出个大恶狗。

在吃人的旧社会里，有钱便有势。“三阎王”凭着有钱，和县城里的伪商会会长党耕九结拜成兄弟，又和伪保长、外号叫“黑毒虫”的张瑞柏结了儿女亲家，交往的尽是那些官宦人家。遇到四时八节，“三阎王”就把这些家伙请来作客，抖抖威风。这父子俩仗势欺人，以富胁穷，逼得很多人倾家荡产，骨肉分离。我家两代的血泪史，就是“三阎王”父子铸成的。

一九二九年，遭了大年馑。财东家吃肉喝酒，穷人们叫苦连天。我家穷的净光，有几升小米一直舍不得

吃，后来实在没法，为了活命才把它拿出来，包成粽子，想卖了粽子多买一点粮食糊口。粽子包好了放到锅里干瞪眼，没柴烧。我们弟兄几个就去拾柴禾，我表哥年纪大，跑得快，他从垃圾堆里拣了块烂板板回来。谁知道这下闯了大祸。

原来“三阎王”早就看上了咱那几亩地，千方百计想把它弄到手，硬说我表哥拣的那块烂板板是他家的东西。粽子还没煮熟，“三阎王”和他儿子“瞎肠子”就如狼似虎一般，闯进了我的家门。

“三阎王”刚进门，就恶狠狠地骂道：“狗日的穷疯了！你把我朱家先人祠堂里的神门拿来烧了，把我先人辱没尽了！这回非和你见个高低不可。”

我们一家人弄不清是咋回事。我叔父说：“啥事么？那是娃们在垃圾堆里拣的烂柴。”

“狗日的嘴硬！”不等我叔父把话说完，“三阎王”就扑了过来，一把抓住我叔父的领口，顺手就是两耳光。“瞎肠子”也如恶虎一般，扑了过来，父子俩把我叔父按倒在地，一顿毒打。还要拉我叔父去见狗保长“黑毒虫”。“三阎王”有钱有势，又和“黑毒虫”是儿女亲家，到了那里，穷人那会有好下场。正在这时，邻居朱五长赶来拦住。“三阎王”这才说：“好，不去也行，罚你六十块钱，再出一根枪。”

我叔父忍着满肚子的气，争辩说：“那块烂板板就算是你家的东西，赔你一块新的也就行了，你还想咋

呀！”“三阎王”瞪着狗眼，恶狠狠地骂道：“放屁，你这小子，想的怪好。走，马上去见保长！”话未落点，“三阎王”和“瞎肠子”就把我叔父硬扯到伪保长“黑毒虫”家里，说是我家偷了他们家族的神门，不受罚，还犟嘴。“黑毒虫”一听，马上给“三阎王”撑腰：“不承认？好嘛，拿马棒来！”

朱五长也跟了来，一看狗保长要动刑，忙劝说：“算了吧，还是先罚，等他不出了再说。”

地主、官僚穿的一条裤子，穷人有啥法子！我叔父只好说：“那叫我先回去和家里商量商量。”

“黑毒虫”放下马棒：“限你两天时间，拿来六十块大洋，长枪一枝。”

两天的期限到了，家里拿不出钱来。“三阎王”和他儿子“瞎肠子”又冲到我家，扯住我叔父的衣领拉到他家，又是一顿毒打。我叔父再也忍受不下去了，咬紧牙关愤恨地说：“你就是把我打死，还是没钱，看你今天把我咋呀！”

“三阎王”父子一听，竟取来麻绳，把我叔父捆起来，又牵来一头牛，把我叔父的双脚绑在牛的尾巴上，要拖到县城里去打官司。

“三阎王”骑在马上，我叔父的双脚被绑在牛尾巴上，被拖了近一里路，直痛得我叔父在地上不住打滚。

家里人听说我叔父被绑在牛尾巴上拖走了，我父亲敢忙从小路追上来，截住了牛头，要求“三阎王”把人

解下来说话。“三阎王”骑在马上不答理。正在这时，“黑毒虫”的哥哥，狗腿子张培基走来了，假惺惺地说：“亲家，今天看在我的面上，把这穷鬼解开，重重处罚。”“三阎王”说：“他不受罚，这才去打官司。”张培基扭过头来对我父亲说：“再限你三天，拿出六十块钱算完事，要不就吃官司。”

我父亲急着救人，顾不上那许多，就一口应承下来。我叔父浑身皮破血流，衣服磨成烂絮絮，被抬回家里。

在“三阎王”的逼迫下，我父亲忍痛卖了全家的命根子——四亩八分地，赔了六十块银洋，才算结了“案”。从此全家人生活没法过，被迫钻进北山讨饭。我叔父从此气得疯疯癫癫，成了疯子。狗地主害得我家好苦！

“三阎王”和“瞎肠子”仗势欺人，敲诈勒索的事情何止这一宗，受害的何止我一家！他那三院“阎罗殿”，没有一院不是敲诈勒索盖起来的。

那年春天，周金奎老汉因无钱看病，借了“三阎王”二十块钱。过了五个月，“三阎王”把周金奎老汉叫去，立逼着还一百块钱的账。周老汉说：“明明借的是二十块钱，怎么成了一百块？”

“三阎王”嘿嘿一笑，扳着指头算起“账”来：“当初你借了二十元，加五利息，到第二个月是三十元，第三个月是四十五元，第四个月是六十七元五。现在五个月

已过，给你只算一百元，还便宜了你哩！这是集古村你三爷的老规矩！”金奎老汉气得当场昏了过去。金奎老汉全家仅有的一点土地，就这样按地主吃人的“老规矩”，抵了债，落到“三阎王”手里去了。

“三阎王”和“瞎肠子”就这样明抢暗夺，发了横财，置起家业来，成了占有一百多亩土地，三院房屋，五、六头牛马的大财东。他盘剥佃户和雇工，手段狠，名堂多。租种他家土地，不仅要出租子，逢年过节，还得“送礼”。收租时，大斗进，大秤收；给长工粮时，小斗出，小秤称。长工们一年四季不得闲，稍不留神，不是挨打，便是挨骂，活重得顶不下来，年年要倒换。扳着指头算算，差不多全村的穷人都给“三阎王”做过长工和短工，就是连妇女们，在秋收大忙季节，也要给“三阎王”去剥线麻。有一年王颜章的老婆给“三阎王”剥了两个月线麻。本来说得明白，每月三块工钱，可是“三阎王”另外还有个“老规矩”，每天必须剥够十八斤线麻才准下工。月底了，王颜章老婆把剥的线麻送到“三阎王”家里去领工钱，账房里用大秤一称，整整“短少”线麻十五斤。“三阎王”罚了十块钱，扣过六块钱的工钱，不用说，还得给“三阎王”赔四块“线麻钱”。这那里是剥线麻，这明明是剥穷人的皮吗！

“三阎王”用剥削来的钱财，肥吃海喝，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，一九四四年得了“噎食症”死了。穷人们无不拍手称快。留下了个“瞎肠子”，仍然骑在人民头

上，作威作福。

“春雷响，天地变，毛主席把阳光雨露洒满人间”。解放后，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，我们贫下中农翻了身，走上了社会主义光明大道，成了集古村这个“洞天福地”的主人。地主、富农横行霸道的黑暗年代一去不复返了。

赵生才

“黑 毒 虫”

“饿死饿活，千万不要给‘黑毒虫’干活。”这是解放前咱集古村穷汉们常说的一句话。

提起“黑毒虫”张瑞柏这个瞎东西，集古村方圆几十里的群众，人人咬牙切齿，个个恨之入骨。在旧社会，他上通官府衙门，下串地主恶霸，结成狐群狗党，称霸一方，残害群众，作的恶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。

“黑毒虫”从小不务正业，吃喝嫖赌，无所不为。念了几天书，别的没学会，敲诈勒索，写“黑呈子”的歪本事练得精通。他常常无事生非，挑起纠纷，帮助地主富农欺压农民，自己从中混水摸鱼，大发横财，是富平县有名的“刁客”。在他笔底下，把白的能说成黑的，把黑的说成白的，不知道害了多少穷苦人，弄了多少冤枉钱！

田妹子之死

集古村西村有个穷苦农民，名叫罗振义。他的妻妹田妹子嫁给了一个小女婿，受尽了婆家的气，时常哭哭啼啼。

今年春天，田妹子到集古村来向姐姐哭诉了在婆家受的罪。为了把妹子救出火坑，姐姐虽然明知“黑毒虫”不是个好东西，但听说人家“呈子”（即状子，旧社会诉讼中写给官府的申诉文字）写得好，姐妹俩就来找“黑毒虫”写“呈子”，准备上县城打官司离婚。到了“黑毒虫”家里，把来意说了，“黑毒虫”把田妹子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，见她二十来岁，长相也好，就起了歹心。便满口答应。

过了几天，“黑毒虫”带着“呈子”上了县城，在他那群酒肉朋友的活动下，打赢了官司。田妹子没钱送礼，就答应帮“黑毒虫”的老婆做几天针线活。“黑毒虫”就趁机糟蹋了田妹子。这还不算，他又勾结地主恶霸，把田妹子卖给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地主，八十块现洋装进自己的腰包。这个受害的年轻妇女，不久就呕气死了。

敲骨吸髓害穷人

在一九三一年的“皮条”年馑上，“黑毒虫”当上了“怀德渠”的副渠长，添了一份权势，便乘机敲诈勒索，坑害穷人。修渠、看水，钱是农民出，活归农民干，可是放水的时候，地主的田地浇不完，农民就别想沾边。地主的田地又多，水势又好，轮到农民浇地的时候，不是水小，就是没水。“黑毒虫”不管你水大小，浇没浇，每亩地收两块钱水费，一文不能少。地主们看

他是条好“看家狗”，接着让他当上了“恶排头”。

“恶排头”，这是村里的地主、富农委派的头目，专管村里的“治安”，派壮丁、坐堆子（炮楼），给地主守夜站岗。

不久，“黑毒虫”又当上了伪保长，对穷人整得更狠了，发的财也越来越大。

一九三〇年前后，红军在三原、富平、耀县一带活动，可把村里的地主、恶棍们吓坏啦！他们买枪修炮楼，硬逼着穷人轮班去“坐堆子”守炮楼，巡夜。“黑毒虫”就借这个机会敲诈勒索。他规定每个“堆子”一晚四个人，谁不到，一挨打，二罚油，三罚买枪。

有一天晚上，单安发“坐堆子”来迟了一会，一进门，“黑毒虫”不问青红皂白，就把他捺倒在地，厉声问道：“你挨打还是受罚？”十五岁的单安发当时只好忍气吞声答应受罚五斤油。

后来，“黑毒虫”又用同样的办法敲诈了单安荣三十五块钱。

在“坐堆子”的前后一两年里，不知有多少人挨过打，受过罚，罚的钱都进了他的腰包，喂肥了这条恶狗。

一九三七年，国民党反动派在富平一带征兵，村里那些地主都给“黑毒虫”塞了“黑拐”（即行贿）可以一个不去；穷汉们出不起钱，就一个个被绳捆索绑，拉了壮丁。留下父母妻子儿女无依无靠；有的为了赎人，

卖身卖地，倾家荡产，有的为了避丁，逃到外乡，至今没有下落。

“黑毒虫”还借着伪保长的权势，当上了“娘娘庙”小学的理事，同“三阎王”一起霸占了校产。他们还用自己的钱，借着学校的名放高利贷，把不少人整的倾家荡产。

王昌的七间房，被“黑毒虫”看上了，便借给王昌六十块钱，几年功夫就把王家的房子一锅端了。王昌半夜里气死在街道上，老婆带上七岁的娃改嫁到湾渡村。

他们拆下穷人的砖瓦木料，给自己盖房。材料不够，“黑毒虫”就借故“罚”了单安发五棵树，又砍了玉炳仁的十五棵树。周师租了一个瓦窑，请了一些短工，帮他烧瓦。“黑毒虫”诬说周师“招人不正”，有通“共匪”的嫌疑，派狗腿子拿着长短枪，抓了几个短工，又是吊打，又是要办罪。就这样，又从周师那里敲诈了六千块新瓦。

“黑毒虫”用穷人的血汗给自己盖起了一院新房。这院房的一砖一瓦，都沾满了农民的血和泪。他一家就这么住着大房大厅，却害得许多家的穷苦农民无家可归。

“干驴蹄子也要榨出四两油”

“黑毒虫”对长工、短工的剥削心重的象吃了石头。

他常说：“干驴蹄子也要榨出四两油来。”你把活做得再好，他也要“鸡蛋里挑骨头”，找你的岔子，不是打骂，就是克扣工钱，整的你不死也要脱几层皮。

“黑毒虫”雇了一个长工，名叫刘立城，人很老实，活做得好。挖莲菜是个技术活，要靠把式。“黑毒虫”明知刘立城挖莲菜赶不上村里几个老把式，却要他们分片挖莲菜，各挖各的，不准弄乱。

收工的时候，“黑毒虫”叫狗腿子把每个人挖的莲菜分别过秤，结果刘立城挖的比老把式们少了二十来斤。

“黑毒虫”狗眼一瞪：“为啥少了二十多斤？走！等回去再说。”

一进门“黑毒虫”就抡起马棒毒打刘立城，一边打骂，一边逼他说：“你把多少莲菜偷去给了王老顺？”

原来，王老顺家仅有的一点白莲藕今年长的好，“黑毒虫”红了眼，就把赃栽到了王老顺的头上。

深更半夜，王老顺被伪保丁从被窝里拖出来，拉到了“黑毒虫”家里。

一照面，“黑毒虫”就破口大骂：“你这贼娃子，这几年偷了我多少莲菜？”

王老顺没偷，自然不认账。

“黑毒虫”一声喊，狗腿子拥上来，把王老顺一顿毒打。接着硬叫刘立城对质。

“三阎王”，在一旁帮腔：“老顺，立城都证实了，你还不承认，等着挨打哩！”转过身去，又对“黑

“黑毒虫”说：“算了吧，罚他三百斤白莲藕。”

就这样，王老颠挨了打，还贴了三百斤莲菜。从此穷汉们谁也不给他家做活。

“黑毒虫”雇不上长工，便使出了保长的权势来。他看上了那个，就放出话来要拉他的壮丁，你怕拉壮丁，就得给他做活。

一九四四年，单安财给他做活，年底，右胳膊出了个疮，不能动弹，在家里歇着。“黑毒虫”让他的臭婆娘来叫单安财上工挖莲菜。单安财说有病去不成，臭婆娘板起面孔，气势凶凶地说：“我拿钱雇人，你死也要死在我藕地里！”

单安财无奈，只得白白掏了三十块钱雇了一个“顶工”，给“黑毒虫”下地干活。

有一年，“黑毒虫”叫王金岗捞莲菜，一连捞了五天，眼看快完工了。下午，“黑毒虫”来到地里，四处看了看，说了句：“你把我的莲菜小秧子踩完了！”王金岗一听话里有话，知道这家伙又要找岔子敲诈勒索，连工钱也不要就走了。

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，“黑毒虫”赶来了。一见王金岗就骂：“你咋不见了！你把我五六亩莲菜踏的不成样子，糟蹋人哩！”抡起棍子就打，硬要王金岗赔三百斤莲菜。

结果王金岗干了五天活，分文工钱没领到，挨了打，还贴了三百斤莲菜。